



略論燃香刺血的意義

念 生

我讀了胡適博士的廬山遊記，他看到了海會寺僧人普超血書華嚴經，寫了一種下流心理。但我們試回想起中古時代佛教徒捨身焚身的瘋狂心理，便知刺血寫經，已中古宗教的末路了。「胡適博士，以反佛教者的立場，說了這幾句話，固然不足為奇。但是，我很願因此一談，佛教裏焚身煉臂燃香刺血的義意。佛教十使之中有其見，二執之中有我執，都是以我為主，是學佛的人所應除破的。焚身煉臂燃香刺血，都是除我見，破我執的一種表現。固然能除我見破的我執的人，不見得都經過這些事。但是方法不同，目的相同。此中我又有品位差別，凡是焚身煉臂等劇烈行動，在佛教的教義來講，差不多都出格超人的示現，非凡夫所能仿效。胡博士用普通眼光觀察，所以認為認爲瘋狂。至於燃香刺血，藉此可以增強忍力，忍制欲念，在凡夫修持方面，即有當前效果。而除我見，破我執，乃是更進一步的目的。但這事必須出於自願，若是列入教條，如受戒時的燃香，有的人稍涉勉強，便幾於作用全非。真正發心的人，難捨能捨，又當別論。爲什麼這事有助於增強忍力呢？學佛的人，應該忍一切苦，忍一切樂，忍一切不苦不樂，謂之八風不動。就中忍苦最難，忍爲苦的一部，故六波羅密譯爲忍辱，血肉焚灼之苦，不下於辱，此而能忍，無不能忍。也可說這事有助於六度中的忍辱一度。

爲什麼這事有助於剋制欲念呢？青年學佛的人，血氣強盛，惟有性慾的衝動，最難制伏，尤以在較舒適的環境中爲基。若使皮膚稍受痛苦，其忍收効更大於冷水澆頭，這個方法，我曾親試有効，凡試驗的人，皆稱有効。也可以說這事有助於六度中的持戒一度。

忍辱與持戒，是六度裏偏於消極的科目，六度中只有這兩樣是消極，（持戒有攝律儀戒，攝善法戒饑益有情戒，習慣只就律儀而言。）還有布施精進禪定智慧四樣是積極。學佛的人，不是要到消極爲止，先有了兩樣積極，才能作四樣積極。學佛的人，不是要到消極爲止，先有了兩樣積極，才能作四樣積極。猶如孟子說的：「人有不爲也，而後可以有爲。」同時，要說明的是，忍辱持戒的助緣，每人的根性不同，決不能說不燃香刺血便不能忍辱持戒。

再由世間法加以比較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所以可貴，因爲是旨在人。難道由除我見破我執而達到成佛，不是旨在利人嗎？胡博士把焚身煉臂等事，認爲瘋狂的，又把刺血寫經認爲下流求福，求福二字，似指求成佛而言，求成佛還是爲了利人，且不利人亦不成佛，這與佛與人世上個人享福的福，絕對不同，如何能算作下流呢？詩經說「永言贊命，自求多福」。世間法的合理求福，還不算作下流，何況是出世間福？胡博士若說求福的根本不承認，乃是求慧，燃香供佛，那末按照行佛教的因果率，順求者的主觀，用了求福二字，爲了說我執不合理，所以加下流二字，那是錯了。胡博士還說，另有一段文字，可以證明其不合理，是求福乃至求慧，求福乃是求慧的因果率，順求者的主觀，是錯了。他在

「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」，一文裏曾說：

人世的更大悲劇，是人類的先知先覺者，眼看無數人們的凍餓，不能設法增進他們的幸福，却把「樂天」「安命」「知足」「安貧」種種，催眠藥給他們吃。叫他們自己欺騙自己，安慰自己。西方古代有一則寓言，說狐狸想吃葡萄，葡萄太高了，他吃不着只好說我不愛吃這酸葡萄，只好說物質上的享受，是不足羨慕的，而貧賤是可以驕人的。這樣自欺，自慰，成了懶惰的風氣，又不足爲奇了。於是狂病的人，又進一步索性回過頭去，戕害身體，斷臂絕食焚身，以求那幻想的神的安慰。從自欺自慰以至自殘自殺，人生觀變成了人死觀，都是從一條路上來的，這條路就是輕蔑人類的基本的欲望。朝這條路上走，逆天而拂性，必至於養成懶惰的社會，多數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滿足，也不肯進一步以求心靈上與精神上的發展了。」

由於以上一段話，說明了人生的基本欲望，就是物質的享受。那末不對胡博士也就成了吃不到甜葡萄而自欺自慰的狐狸了。胡博士認爲斷臂絕食焚身，都是有狂病的人又進一步的作法，其實他們爲了領導人走向身見破我執，與胡博士不爭取物質享受而去著書立說，乃是同一性質，書立說的淡泊生活呢？或者胡博士的著書立說，就是爲了爭取物質享受呢？否則胡博士也就成了吃不到甜葡萄而自欺自慰的狐狸了。胡博士認爲斷臂絕食焚身，都是有狂病的人又進一步的作法，其實他們爲了領導人走向不滿宗旨不違背了。況且這一類事，只是在佛法極盛的時候，偶一出現，對於已信佛教的人，可以發生鼓勵作用，對於未信佛教的人，絲毫沒有影響，甚至可以發生相反作用，使人望而却步。對於當時的社會風氣，已無關係，何況近數百年，早成歷史陳迹，胡先生把今日社會的懶惰風氣，歸罪於古代偶一出現的佛教徒的特殊行為，這項理論，能算合乎邏輯嗎？胡博士不承認佛教是心靈上精神上的發展，而建立了新宗教與新道德，他在這一篇文字裏又說：

「……向資本家手裏要求公道的待遇，等於與虎謀皮。救濟的方法，只有兩條大路，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，實行裁制資本家，保障被壓迫的階級。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，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。于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生。十年以來，工黨領袖，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，同盟總罷工，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，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。……這是社會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。……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，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，是必須奮鬥力爭的！朋友們！究竟是那一種文化能滿足你們的心靈上的要求呢？」

我看了這一段話，覺得毛骨悚然。胡博士這篇文章是民國十五年寫的，三十年來中國同胞的苦難，與胡先生的新宗教與新道德，有無因果關係，我就不敢再加評論了。